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

咸豐八年戊午九月癸酉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塔城所存夷貨初議仍交夷商領回並飭華商收買嗣因夷酋洛調該國夷商一時未能趕到擬將存貨抵作茶價而以茶交夷商者即以貨歸華商並因前估貨價該華商等並未拆包看視俟該城傳集夷商復行勘估方能確定抵茶價值如此辦理原可從該議結其餘未盡事宜仍當妥協籌議

諭軍機大臣等扎拉芬泰奏會議夷案業有就緒一摺覽奏均悉此次俄夷使臣行抵塔爾巴哈台會議情形昨已據明誼詳細

陳奏所許興修房屋○令華商貼補○並以茶抵補各款○均尚妥協○
已諭明該督○即行照辦○並令速立合同條約○以免另生枝節○茲據
扎拉芬泰奏○所存夷債○許俟該城傳集夷商勸依○再定抵茶價
值等語○亦著照辦○即可將此案迅速議結○至伊犁與該夷通商
之處○亦應妥為彈壓○勿令別滋事端○其餘未盡事宜○並著該將
軍與明誼妥協籌議○以靖邊陲○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兩廣總督黄宗漢奏○竊臣於本年七月初九日○據署新
安縣知縣王壽仁稟稱○六月二十四日○𠸄夷駕駛大船及
三板船○赴縣城外南頭地方登岸○張貼偽示○詞已狂悖○
復披猖○經該鄉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始行回船

駛遁。恐其復來肆擾。隨即調集各鄉練勇。並添募幹勇六百名。分撥城內外。及沿海一帶堵禦。著水師提督左營遊擊參鎮邦。在西門外海旁。及西北鵝哥石等處。設立營盤。安置大礮。派撥弁兵。加意防守。並札調左營中軍守備龔名彰。幫同督理。七月初二日旁晚時候。探有夷人大兵船三隻。大火輪船四隻。淺水火輪船八隻。三板船四十餘隻。駛泊離縣城十里之濫夾嘴洋面。王壽仁即移會參鎮邦。飭令弁兵紮在西城外海岸。派典史錢華齡帶勇紮在東門外海岸。又添雇壯勇五百名。自行督帶。於緊要南門外海岸駐紮。其沿海各岸旁。皆派撥武生陳治安等督帶各

鄉練聚。節節屯防。初三日巳刻。各兵火船來潮駛近東西南三面岸營。施頂施放大礮。並發火箭向城中轟擊。各三板船。亦四面飛槳前來。夷兵約有二千餘名。蜂擁登岸。東南兩岸綠營。各勇抵禦。擊斃夷兵一百餘名。擊傷者無算。並向一火船施放大礮。將其船頭打毀。該夷將各船退後。將近西岸。攻撲營盤。河壩礮墩被擊傾壞。西門城牆並被轟缺數丈。該夷乘機湧入城內。時王壽仁在城外南路攻擊。聞信卽趕緊折回城內接應。與在城兵勇并力夾攻。該夷力不能支。隨卽退出。又殺斃夷兵十二名。割取首級八顆。該夷全軍紛紛敗回駛退。惟時城中因被火箭及礮子

轟燒民房衙署。火藥局間有燒損。監獄亦被打開。將人犯全行放脫。署遊擊李鎮邦。守備龔名彰。千總陳啟鋼。黃成龍等。均各受傷。兵勇亦間有傷亡等情。查新安縣地方。因唉夷登岸張貼偽示。以致練勇與之對敵擊傷夷兵數名。該夷輒即攻撲縣城。我軍奮勇抵禦。擊斃登岸夷兵一百餘名。受傷無算。復因西門城牆被礮轟缺。該夷乘機擁入。隨經該文武紳練擊退。究其起釁根由。實因天津撫議已定。粵東官紳不從與之構兵。該夷益肆強橫。到處偏貼偽示。各鄉紳勇不服。仇怨相尋。雖經敗退。難保不去而復來。且聲言有欲攻順德香山之說。

黄宗漢又奏竊臣迭接紳士羅惇衍等咨覆知粵民捐資練勇悉視官爲舉動隨將在潮刊刷告示陸續印發示內首敘粵民從前之義舉今日地方之受害中間一段特以夷人在城爲之計其利害得失反覆開導若知悔悟輸誠尚可犯

聖朝寬大之仁僅負固不服必將與吾民聲罪致討各路軍營尤須士飽馬騰方能迅奏膚功而終以出力紳團從優迭獎爲鼓勵通省一見此示極爲感奮省垣於五月初十日甫貼一張未乾夷人偵知立即揭去聞於十一日由火輪船飛寄天津致咪酋領喟唫之見大學士桂良及佛夷之照

會。所以有總督出示勸夷之說也。五月十六日。臣到惠州。即有省城紳士來見。僉名百數十人。公遞一呈。請進紮從化。得就近與花縣紳局一氣勸夷。當諭以該夷前在江蘇投遞照會。有二月十七日。赴滬會議之約。因奉

旨飭令兩江總督照會該夷。令其來粵聽候秉公查辦。此來須先查明前次起釁根由。孰為曲直。使之無所藉口。然後動兵。至爾等居民慘受其害。發出公憤。必與之攻剿。正夷人之所畏。

皇上俯順輿情。斷不准官為阻遏。諸紳士感激涕零。僉稱該夷必不願來粵相議。在此靜候無益。不如即駐從化各等語。詢

之大小各官。亦皆以惠州水道直通省河。淺水火輪船三
板。皆可到。不如駐從化之易為防也。臣仍堅持定見。懍遵
諭旨。多調兵勇。在惠州駐紮。暗與紳團助勢。仍留作局外調停之
計。適柏貴派紳士知府銜即補同知潘世榮來惠密告。臣
探得四月十八日。該夷已進天津城。臣心至為焦急。即囑
令該同知。及此外紳士。速即多方設法。由馬府通事。以及
華商人等。向夷商說。臣係面奉
諭旨而來。有便宜行事大權。若如前照會中所求各款。皆可商量。
令其通知在津各酋。遵
旨回粵商辦。即於五月十七日。接奉四月初七日

密諭。二十日接奉四月初十日

密諭。知大沽礮臺被佔。仍飭臣暫緩攻城。候

旨進勦。並飭傳諭柏貴有無挽回補救之方。臣當即一面恭錄傳

諭柏貴。一面密函飛知羅惇衍等。詎該夷已於四月二十

二等日。偵知羅惇衍等團練總局。在省東北一帶。辦理防

勦。有探樹頭一軍防勇未備。即乘虛進攻。被各路壯勇會

勦。該夷挫折而回。心殊憤恨。時有報復之說。各鄉團亦摩

厲以須。臣接羅惇衍等來信。以仇怨已開。勢難兩立。且天

津礮臺。業被占踞。

君父之憂。不能不急。自五月以來。日夜皆有練勇到城攻打。時有

斬獲○優給立重賞○旬結內應○能克復城池者○賞銀十萬○生擒吧嘆禮者數萬○殺斃者數萬○一面通飭各縣各鄉○設立團練局○議定絕貿易○斷接濟○禁服役○各章程○囑臣密飭各州縣○暗中幫助各鄉局○示之以威○方能有濟○臣查該紳士等現在所為○與欽奉

密諭○已令諱延衆與嘆咈安約○四月不退城○五月中即興兵攻打○並絕沿海貿易之

旨相符○當諭各縣未見之時○密令暗為幫助○無如該夷知衆怒難犯○任由挑戰○堅匿不出○據其勝勢○前則省河礮船○後則觀音山礮臺○兩路齊施○大隊到城○勢難久住○故迭有攻打而

終不能復城吧嗄嚾在城出入防護人馬數十內奸手無
寸鐵亦難以動手然究使該夷防不勝防知踞城之難以
久安也水路則沿岸各村莊鬧或放火燒其小船吧嗄嚾
氣忿已極即令封江省河自白鵝潭起至大沙頭凡夷船
停泊之處概不許人船往來旱路亦節節戒嚴一時道路
不通人心慌亂省門河南夷商均撤回香港澳門所有馬
孖通事人等亦不知逃往何處無從訪詢該夷同粵臣所
遣
旨傳諭柏貴之話因道梗亦不能得其覆信且撫者防範柏貴恒
祺蔡振武之夷兵約有二百餘名出入文信皆經搜查自

省城至惠州水陸皆有人偵探並有謠言各路埋伏奸細
作為盜竊欲搶公文夾板等件羅悍衍等因臣尚未進省
從化時有函囑惠州最為奸細淵藪咸豐四年所屬十州
縣其不為賊陷者一二上冬從夷破城現閙在貢院者於
該夷點卯時探悉惠州人一千三四百人其頭目姓楊吧
嘎嚨時用此輩輪流到惠探測河道水路淺深凡臣一舉
動皆有奸細日日為其報信臣之在惠也亦如燕巢幕上
宸衷
恩諭如鄉團義會業已衆行即多調兵勇嚴以目衛防其報復
聖明洞燭幾先固已保護臣於萬里之外也遂即嚴飭水陸各帶

兵官。將調募三千餘名兵勇。時常操練。以成勁旅。并札飭歸善博羅東莞三縣。暗約沿岸各鄉團。如有匪船連帮進入內河。兩岸團練。即合力圍勦。各鄉團練。皆知踴躍用命。惟是地方公事。本年二月以前。各官群聚城內。則咸受制於夷。三月以後。因紳士有集團攻勦之舉。著總督柏貴。著臬司蔡振武。則被羈城內。著巡撫江國霖。則託詞由西江而至廣西梧州。著藩司周起濱。則馳往花縣。鹽運司齡椿督糧道王增謙。則移駐佛山。廣州府吳昌壽。本在軍營。南海番禺兩首縣。亦各散處一方。各衙門案卷。有先期攜帶出城者。有被該夷焚燬者。書吏亦無辦公之地。幕友亦多

星散同家各屬州縣候上司遵此示行者半年不能回復省垣為首善之區刑政蕩然盜賊四起百姓日在水深火熱之中真有不敢奏

聞者臣到惠以後匝月未見書吏幕賓前來章隨帶司員於派辦夷務防堵之外尚可以兼理文案馳書省城請一舊幕友沈姓將起程來惠忽有夷兵數百名直到其家洗劫一空本身及兒子跟丁皆被擄去廣協都司黃榮亮亦被擄禁不知如何贖回是否與臣為難皆未可知而紳士潘仕成之家亦被搶劫年前劫落庫之銀說是原封不動俟降約議定歸還今已用發矣各兵從通錢值千百文者亦搶閒

其兵餉亦不繼。此次釁端。全由於吧嗄嚨。夷商亦不以為然。並無公攤兵費。不知如何挪借而來。專待中國賠償歸還。臣幕友沈姓。六月內已來就館。詢其切實情形。據稱該夷知下鄉格鬬。道路險阻。必不能勝。安心以逸待勞。紳團一有舉動。即殺百姓倍蓰。焚燒房屋。或一條街。或半條街。故意激民怨紳。城內外已半為壞墟。且各處俱空地。如果守不住。要下船。機關一動。徒克復一塊焦土而已。紳士因之而歇手。眾鄉團益增忿恨。此五月半後至六月半前之實在情形也。自六月十五。十七日。接到五月二十五二

十七日先後寄

諭。知天津議撫。已有端倪。暎咈二國。索賠兵費六百萬。即在關稅項下扣抵。抵完後再交還省城。並飭將
大皇帝已允爾和好。我等斷無與爾搆兵之理。仍令約束兵丁。勿擾民間。自可相安無事等因。照會在粵夷酋。臣遵於六月二十日。照會駐粵之暎咈水陸提督。並通行巡撫將軍都統。粵海關監督藩臬二司。暨羅惇衍等團練總局。嗣於二十八日。據羅惇衍等覆稱。按兵不動。約束各營壯勇。不得入城滋事。惟廣州鄉團人衆。懷夷人滋擾。一時急於義忿。或在城廂內外。及河面。有斬殺夷人之事。並非本局所為。無從知悉。即無由禁止。應由地方官設法辦理各等語。所

有六百萬賠款交還後。退還省城之約。臣惟盜信與相責羅惇衍知之。具各衙門公牘。總以條約未到為詞。試深知粵民浮動强悍。自道光二十三年以後。各省皆無夷務。惟廣東福建至今。所爭首重在城。一聞城仍不交。勢必譁然不靖。是以未敢張揚。乃該夷及隨同赴洋之奸細自津回來。早已在香港謄寫。並刻諸新聞紙。於六月內傳播到省。咲夷條約。刊有五十六款。在該夷亦自知城不退還不能服眾。故此款內云。粵省賠銀。另立專條。坐定不移。十二字。而有一奸細張形害。曾經粵省懸三萬銀賞格查拏。此次自津回到香港。戴水晶頂宴會。竟將交銀還城達人說項。

自此而謠言四起矣。有謂夷人既占踞城。將必抽稅征租。與官長共坐大堂。審理詞訟。有謂夷人已將地基丈量清楚。將粵城內外。及河南地方。任其搭蓋洋樓棧房。雖灰燼之地。亦其我有矣。有謂潮州瓊州。若果與之馬頭。內地又聽其行走。是盡廣東之利。皆爲夷人所漁。非從於夷。無以謀生。是不但有其地。並欲有其民矣。有謂洪與佛本屬水火。自開礮一年之久。不能破城。固藉重佛礮以有此城。將來彼此互爭。池魚之殃。民何以堪。有謂關稅一經議減。十年還不了六百萬。將屆十年。又起釁端。則城永無還期矣。與其將來受害。不如乘此勸減。街談巷議。不一而足。辛

羅惇衍等顧全大局。與臣懍遵臺次

諭。前攻剿之舉。既不能計出萬全。則且緩兵蓄威。毋使有所藉口。以貽害沿海地方。無如好事之徒。安心搆禍。肆口馮羅惇衍等虎頭蛇尾。虛糜民間數十萬銀兩。撫議一到。遂即按兵不動。從此為夷人藐視矣。其催令臣督兵進剿。逕名揭帖。竟帖至臣署前。並有用石塊包揭帖。於夜深時由墻外擲進者。總知為惠州奸細所為。近日夷兵自外國來者少。多係雇本地土匪。打扮夷裝為聲勢。此時廣東本屬匪巢。若輩喜其有事。兩邊皆須雇募。一聞議和。遂造言挑釁。並據南番二縣密稟。有一種慣包交易之人。暗約數千匪類。

以滅夷復城為名。冀圖起事。臣一以鎮靜處之。仍飛飭南海番禺香山順德東莞新會六州縣。加緊暗訪。而究竟在粵夷人。能否與臣共敦和好。必須得其照覆。方能放心。自六月二十日照會送去。旬餘日杳無回音。且署巡撫江國霖因赴西江梧州一帶。其關防隨帶在途。茲於六月十三日。接奉

諭旨。知該司業經革職。當即委員摘取印信。遂於二十二日。將關防繞道送來。同日接柏貴來信。知其病假已滿。因臣處勸其力疾從公。得以調停城內事宜。故勉強支持。不復續假。臣以甫經照會夷人。與之和好。須將關防徑送進城。以釋

夷人之疑。即日將關防咨送柏貴接交。延至七月初。撫著
夷兵。尚未肯撤。柏貴不能定期接篆。而吧嗄哩忽以臣照
會內。有仍希貴提督。約束兵丁。勿仍前殺害焚搶騷擾民
間。自可相安無事等語。向柏貴說和議後。頭一照會。須寄
國王閱看。有焚搶殺害一語。恐伊國王責其在外騷擾百
姓。加賞遠和好。須把此等字樣刪去。柏貴即爲加函婉說。
將原照會於七月初五日送來。並請先行出示安民招商。
臣即先將照會刪改。於初六日送去。維時花縣局勇。已不
到城。而省城附近。尚有局外謝姓楊姓之勇。夜間放火。欲
燒觀音山上兵房。及火藥局。彼此爭戰。百姓無家可歸。一

聞和議。即急速撤回都。不免違其汲眾。臣即出示。飭令地方文武。鋪戶。居民。協同查拏假冒義勇。無端挑釁之人。先緝十張。於初九日送交柏貴。派弁張貼。告示到省。黃貼六張。下四張即調回不貼。外間傳聞。以自上冬至今。所出之示。悉係與之會銜會印。此次臣單銜。故不准貼。人心益增惶惑。謂犬羊之性。非報復一番。總不足以快其意。況羅氏祖祠在省城內。已毀為平地。順德縣城。當不能保。旋據新安縣稟報。該夷果於七月初三日。大股到新安。攻破縣城。因西鄉沙井圍勇。進城擊退。夷心恨甚。聲言十五日。要攻香山。因新安。香山。斷其接濟極嚴。物價十倍昂貴。其貿易

服役於香港者。亦該二縣為多。近亦撤回十之五六。皆因總局章程極嚴。如有不遵。責其本鄉本族於家。變其家産。充作各鄉局團練經費。人心才激。又得地方官以威助之。故著有成效如是。夷兵自津回來。必先於該二縣洩忿。迨被擊退。乃復出示。改為十九日攻沙井。該鄉與東莞毗連。素習械鬬。民力既強。民心亦固。遂與東莞各鄉聯絡一氣。不告於紳。不稟於官。自捐自戰。誓將與之決生死。外間紛紛傳播。以為乘此痛勦。可以望有進城之日矣。可恨該參知動公忿。遂將告示揭去。屆期亦未見來。二十二日。臣接得柏貴來書。知夷兵於十七日。撤回將軍衙門。十八即接

家同任。恆祺。蔡振武。於十九日。來晤同知。並將該夷照覆一件。轉遞前來。摘其要者。如所云和約已定。貴大臣即咨行花縣總局。嚴禁壯勇。毋許仍前汪怨。再有誘拐擄掠。以及殺害擾亂等弊。本軍門等果爲愜意。此後壯勇潛蹤。勿庸派兵從嚴除辦。至我國兵丁。並未擾及民間。自必照常約束。不准生事。誠如來文。從此中外相安。即可永敦和好。惟有二事。總須先辦。一請再行出示。曉諭中國各項人等照常任我兩國及各國人處襄理文件買賣交易雇工服役。一切等事。並聲明前次示禁撤銷。儻有人藉端挾制。嚴行究辦。二請飭令司道府縣各官。回署供職各等語。柏貴

困其夷兵在省受制九箇月忽然脹眾一清亦遂竭臣出示通商並將廣州府南番二縣及縣丞典史各項缺先行委員代理以彈壓地方且云此事以交城為第一要着斷不可令其入踞不知天津如何許以六百萬扣完後再行交還省城真為詫異即使五六年扣完該夷未必有如此之愚亦未必有如此之膽等語臣即與司道兩縣熟商一聞和議各縣之徵收紳士之勸捐已屬兩難以後省北之局不撤則壯勇之口糧難繼撤則各鄉之團練可危該夷請官進城原欲挾官以制民百姓因官進城轉不勸夷而罵官且倉庫監獄難免該夷擔心責我此時各鄉局斷其

接濟服役。既如此齊心。爲洵來近未有。官若出示通商。豈
非迫民絕禁。且非此更無以爲退城關鍵。況探聞於巡撫
接印後。該夷仍將鬼字街名。挂於各里門。查夜委員燈籠
各門丁號衣。均欲令其一面漢字。一面夷字。則其心尚不
測。當將暫緩出示通商情形。函覆柏貴。並將中國人衆。何
辦之人。是何姓名。在貴兩國及各國襄理文件一切等事。
尚未赴各衙門報明有案。無由知悉。即無從曉諭。本大臣
自到粵以來。本無出示禁止。自無庸再行出示撤銷。至和
議以後。大小文武各官。除先經出差外。其餘均應回城辦
事。已據司道稟稱。業經飭令兩縣。修理衙署完竣。即行進

城等語。於二十九日照覆該夷。此又自六月下旬至七月底之實在情形也。自和議之說到城。前辦夷務之紳士伍崇曜、梁綸樞、易景蘭等。皆陸續來患見面。大家皆知夷不退城。百事敗壞。當囑令回省。與馬秄通事人等。力向夷商陳說。人不退城。外省商人。知粵米義憤。必不甘休。誰肯攜貲遠來。一旦有事。付諸一炬。雖通商亦無商敢來。令其以有害無利之言。剴陳於夷商。或稍可以挽回。該紳士等。於回省後。四處招邀馬秄及夷商人等。正在議論間。因有新安之戰。及往攻香山順德之說。竟不得準信回覆。由日來風聲稍靜。臣始得與伯貴往來信函。專弁齎投。反覆籌商。

仍令伍崇曜等再與夷商切言滋鬧之患總要照福建舊
保華夷並處爾等試看廣東民情能否如此即欲藉官以
制民粵民肯受制否各官即同城爾兩國非二千兵長駐
斷不能守此城以礮船護陸兵通盤合計全年非五六十
萬不敷兵費若一年扣六十萬盡供兵費計亦絀矣況數
害之事斷無虛日該夷商急於通商亦即與各夷商言有
一日吧嘎嚯商伍崇曜說從前六百萬即由爾父經手廣
東富足之地若將六百萬交清我們便退城伍崇曜答以
此時粵東是何情形軍餉不濟汝等知之六十萬且不能
況六百萬乎嗣據候補道蔡振武稟八月初六日到惠面

稟。連日因退城之事。與伍崇曜及潘世榮等。向吧嗄嚤唎嗦嘩。細探究竟。汝等可否在此駐五六年。吧嗄嚤。不說實話。咁嚤嘩云。非先交現銀一半。其餘一半議利。分年扣完。斷斷不能出城。

欽差在上海。無論如何說法。總須有銀方能交城。此話是否確實。尚難憑信。而以大勢論。咦咈共居此城。地界雖已分轄。將來必不能相下。而此時無銀到手。俱不肯撤回。且察其窮蹙情狀。咪若有挂欠許多口糧。非此並不能自了者。而此時粵中萬難措手者。卻在於此。西北江軍需。以及各路防剿經費。每月非二十餘萬不可。紳士總局所需。尚不在內。

臣到粵以來。不但勦撫兩窮。並捐借亦兩絀。更從何處措此鉅款。爲今之計。第一策。自是官紳民合力攻剿。聚而殲旃。方足以快人心。而此後兵連禍結。正不知何月爲了結之期。且羅惇衍等總局情形。目前已形喫力。此後大開戰場。諸殷富能否毀家仗義。捐借如前。尚在不可知之數。頻年軍需民力。實形拮据。稍有資財之家。遷徙已遠。再聞戰無已時。則更無回顧之理。廣東鄉團。足供宣威助勢。而非有官兵打頭。非爲身家痛切。欲其自告奮勇。執干戈以衛社稷。臣知其難也。臣處此情形。中心如擣。現在道路稍通。已一面邀羅惇衍等。分撥一二人來惠。面商決計。一面令

蔡振武。咨書粵海關監督恒祺。遴同伍崇曜等傳集各商行華商人等。問其有無善策。可使該夷銀有著落。城即退還。為兩全之計。如有可轉之機。即囑恒祺與伍崇曜來惠面議。惟臣前因軍需。羅掘已窮。計無所施。適欽奉寄

諭。有飭令伍崇曜捐輸之

旨。即於七月間。力向伍崇曜籌借。費盡口舌。捐在關稅項下抵還。計以六釐行息。方允代為借銀三十五萬兩。昨於初二日接其覆信。已向各商人代借。尚未能十分定規。必須有粵海關部印票。方能給銀。亦如其說許之。又擬於沿海河口。代為籌議章程。照各鄉按畝抽收。作為捐費之法。計可抽

收十餘萬。是刻下籌議退城。以及籌借軍需。非該紳在此。
別無能肩其任者。前奉六月初六日
諭旨。飭令伍崇曜。潘仕成。赴上海交桂良等差遣委用。當即欽遵
飭知該二員。潘仕成已據報七月初九日起程。伍崇曜因
經手事件。關繫甚重。據各官紳力求奏懇
天恩。俯念粵省情形喫緊。准其緩赴上海。則全省官紳士民。同深
感幸。茲於七月二十六日欽奉
嚴旨。飭將夷情及土匪情形。並
諭查各件。詳細速奏。毋得任意擱延。臣聞
命之下。實切悚惶。際此喫緊之時。關繫重大。臣何敢任意擱延。惟

下手之初。百端蝟集。夜以繼日。已不遑啟處。糊塗之見。竊以四月二十二三。以及六月十一等日。勸夷情形。均經羅惇衍等於六月十五日以前。先後具奏。計已仰邀

聖鑒。此外別無舉動。至六月十八日以後。天津撫議已定。夷船先後退回香港。若即彼此照會和好。不致別生枝節。自應迅

速奏

聞。以紓

宸念。無如在粵夷酋。滿口和好。滿心報復。遷延一月有餘。和議迄未照復。迨照復矣。而一切舉動。尚存叵測。究將如何退城。非再探至旬餘日。究莫知其底蘊。是以未能速奏。現本

飭調精於鑄造之廣東駐防紀世林。已密函粵撫柏貴。傳知將軍飭

速進京。具前

諭令查訊之已革布政使江國霖。撤署按察使候補道蔡振武等

問道俞文詔。甫經先後來悉。除將俞文詔發交歸善縣監

禁候訊外。統俟訊有端倪。再行具奏。

硃批。覽奏俱悉。

諭軍機大臣等。黃宗漢奏。新安縣地方。因咪夷張貼偽示。練勇擊

傷夷兵。該夷輒攻入縣城。經兵勇擊退等語。夷人與練勇搆釁。

正可藉此激勵民心。俾該夷知所儆畏。斷不可官為阻遏。著知

縣王壽仁。失守城池。著查明參奏。踈脫監犯。及傷亡兵勇。並著

查明。分別辦理。另摺奏。大局已形決裂。辦理尚無把握一摺。該大臣據合紳士伍崇曜等面該夷說合。擬許非交現銀一半。其餘認利分年扣還。不能出城。是該夷占踞省城。藉此挾制。斷非口舌所能爭勝。現在桂良。花沙納。已抵上海。俟與該夷會晤後。再定辦法。此摺已鈔寄桂良等閱看矣。至西江北江。及靈山等處不下二十餘州縣。土匪滋擾。著即督飭帶兵各員。趕緊攻勦。內地安謐。庶可專辦夷務。所需軍餉。尤須設法籌辦。毋使缺乏。以後辦理情形。仍著隨時馳奏。以慰廑念。

乙亥。兩江總督何桂清奏。各夷中之往來貿遷者。謂之夷商。總理各口貿易事宜。取其盈餘。以供國用者。彼初稱為

公使。今則僭稱大臣。我則目之爲夷酋。其領事等類。乃夷酋所屬之人。是夷酋與夷商。分而爲二者也。江海關徵收夷稅。向由夷商將貨物清單報明領事。轉報海關稽徵。明立文案。中外皆有冊籍可稽。並無浮收及徵多報少之弊。若清查浮冒。則該夷並無賠累。夷酋夷商均不知所感也。稅出於商。與夷酋無涉。若免其出入口稅課。夷商固屬樂從。夷酋仍不知感也。鴉片烟我雖有禁。彼則仍然販運。今欲改其名而弛其禁。則內地匪徒。不至於聚衆護送。釀成巨患。其利係在我。於夷酋夷商。均無出入也。其稱兵犯順。因夷酋不能進廣東省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起見。故先羈縻廣州。而欲藉

關。皆係夷酋虛憍之氣。與夷商無與也。馭夷之法。似應推求

起釁之由。順其性而制之。方有把握。否則轉以

欽差大臣所定條約。既不足憑。更堅其請

覲之念。另起釁端。所關實非淺鮮。臣先向明善。段承實詳細告知。而段承實先於渡江時。遂派隨員前赴上海。暗訪明白。亦屬無從下手。桂良等到常後。臣又細加密商。意見相同。現在另籌轉圜之法。將第一緊要事件。設法辦理。以冀仰慰

宸廑。

硃批。知道了。已有寄諭。今仍遵內定辦法。即使有所窒礙。亦應經

晰陳明。

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昨據固邊爾那扎爾文稱。有護助特衙門咨行理藩院公文一件。懇求轉致。又稱天津亞定和約內載。遇有緊要公文。准其專差赴京。其餘別處。亦准行走等語。是以專差使臣那克里玉多幅。攜文直遞庫倫。趕交照料學生之丕業羅幅斯奇領到同文。即行從同等語。查該酋雖稱天津立定和約。有准其赴京之語。究竟有無此條。無憑查考。俄國學生啟程已閱月餘。斷難追及。况從前並無補送咨文成案。相應援案飭駁。所有俄使。即令從同。復據該使呈稱該國吉拉那勒。咨行丕

業羅幅斯啟公文及口稟之言甚為緊要准照天津所定

章程令伊由驛遞行唆唆瀆請奴才計及羈縻令該夷臣暫

行從同先行聲明原委咨詢理藩院是否准行靜候指示

抑或將咨行丕酋文書由本大臣送部轉交該使臣堅執

不從奴才即備文咨覆該酋按照天津所定章程將派使臣

齎送公文一事已咨詢大部該使臣應旋回交界靜候等

語具咨覆公文即令來使帶回惟呈請遣使一節已諭以

咨詢部示那克里玉多幅等照例賞給緞匹等物令其旋

回所有該夷請遣使齎送咨文可否遵照從前成案仍行

咨駁抑或如何辦理之處伏候

訓俄

戊寅

諭軍機大臣等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遣使呈請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公文一節現在咨駁請旨遵行一摺本年俄羅斯暨各國使臣在天津所定條約因尚有未盡事宜現派原議大臣在上海會同各國商辦是以未將新章頒給各口此次俄羅斯使臣那克里玉多幅欲由庫倫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丕業羅幅斯啟咨文一節業經該大臣等按照舊章咨駁自應如此辦理如該使臣即行回國固屬甚善儻仍堅欲前來似難再為阻止德勒克多爾濟可告以現已咨本部示准其由

肆來求赴該館投遞。其一切看待。若照護送學生來京之使臣

辦理可也。

廣東巡撫柏貴奏。粵東省城驟遭兵亂。當時在城百姓。除

搬遷外。尚有窮民數萬。而滿城之旗人四五萬。無處遷徙。

若不委曲保全。恐該夷達旗民。必致大遭蹂躪。省城大

不可問。是以不計生死。設法羈縻。實為省城旗民起見。惟

終恨補救無術。時切悚惶。茲准

欽差大臣黃宗漢咨會奉到

諭旨。知天津和議已定。外國船隻。俱退回上海。仰見

皇上體天地好生之德。軫念瘡痍之至意。臣民無不欣感。所有粵

省一切事宜。自應靜候條約通行。分別辦理。奴才自當與督臣黃宗漢同心合力。仍事防維。以免別生釁隙。其城廂內外居民。避往四鄉者。近亦次第遷回。漸復舊業。民夷均屬安謐。

硃批。覽。

己卯。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桂良等奏。會商夷務大概辦法。並何桂清奏免稅開禁。均於夷酋無涉等語。已於各摺片內。嚴切批示。並諭知何桂清。當力持定見。即或稍為變通。亦須將窒礙之處。詳細陳明。不可自出己見。桂良等接奉批諭。自當確遵初定辦法。乃

本日據惠親王等呈遞桂良等所致信函。竟云免稅無裨大局。弛禁之說。亦屬無裨。其駐京一節。已有端倪。入江一節。頗難挽回。惟有不准其將內地貨物。即在內地販運。該夷無利可圖。其念可息等語。朕披覽之下。深為詫異。何桂清以關稅接濟軍餉為慮。雖屬可原。然業經接奉寄諭硃批。諄諄告戒。已不應再有異議。況桂良等奉命而出。宜如何恪遵諭旨。力籌辦法。乃尚未與夷酋會晤。意已游移。是何意見。且免稅即有窒礙。亦應俟分縷晰。詳細陳明請旨。何得遽改辦法。況既准其入江。安能禁其將內地貨物在內地販運。桂良等前在天津。濫允該夷要求。至有今日補救之事。若再苟且了事。不為一勞永逸之計。日後夷

患迭起。即將桂良等從重治罪。於國事何補。至免稅一節。據云夷商所樂。而夷酋並不知感。既有益於夷商。豈有夷酋不樂之理。此次在天津。請戶部堂官前往上海。議定稅則。豈非夷酋之意。況此時欲收華商之稅。原以補償所免夷稅。若如桂良等所擬辦法。人何必規此小利。而冒不韙之名。後患仍屬無窮。彼時悔之無及。着桂良等再行悉心妥籌。如能另議辦法。能否一勞永逸。日後保無夷患。苟非確有把握。朕亦斷難俯允。仍當恪遵原議。並細詳迭次批示。祇可稍為變通。不可更改大局。並不准如前在天津。擅自應許。僅以從重治罪四字。為塞責地步。懍之。

庚戌。江南道御史孟傳金奏。竊自夷人就撫以來。耗至巨

借搭林密杉兵天津。奏令各州縣採辦樹株。以供厰臺樁樹等用。此誠思患豫防之至計。臣風聞各州縣採辦樹株。有嚴刑而勒民交樹者。有昂價而按户派錢者。有無端訛詐而取他物相抵者。有故意挑斥而逼令變產以償者。甚且有牆下所植墓中所樹。而定掘伐。聽其房屋傾圮。棺槨暴露者。種種弊端。不可枚舉。夫兵固衛民。而設苟民不能保。而轉以滋擾焉。不可也。令天津採辦樹株。若只為厰臺樁樹等用。以臣愚見。諒亦無須過多。是不過遣軍營一二幹員。各處採買足矣。何至軍書旁午。人心皇皇。直省各州縣。俱為騷動。且使城鄉無茂密之林。郊野鮮完整之墓。

草木何知。抖羅刀鋸。尻殺何罪。數暴風霜。此事之所得已

而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相應請

旨飭下直隸總督暨親王臣僧格林沁。此次採辦樹林。有可撙節

之處。酌行裁減。如必勸令民間捐辦。則宜設法善為開導。

萬不可令各員弁刁難抑勒。徒飽私囊。如係事後官為報

銷。則宜先明白曉諭。發價售買。一縣共買若干。照數開載

清楚。萬不可假吏胥之手。俾得侵蝕扣尅。魚肉善良。至民

間墳墓樹株。一概不許砍伐。設有不肖官吏。藉端生事。因

公濟私。不遵

諭旨。仍前訛詐刁勒。恐嚇私派者。一經查出。或別經發覺。即行嚴

否。照例懲創。其刨伐民間墳墓樹林者。尤加等治罪。如此明示限制。庶億兆無不悅服。而官事亦可速集矣。

諭內閣前因天津修築礮臺。經欽差大臣僧格林沁等飭令順天直隸各州縣採辦樹株。以備格柵各用。茲據御史孟傳金奏各屬採辦樹株。驗捉過甚。並有過勒科派。挖掘墳墓傾圮房屋諸弊。礮臺之設。本以衛民。若如該御史所奏。官吏藉端生事。因公濟私。轉以病民。殊失綏靖閭閻之意。著僧格林沁慶祺等嚴行查察。如有委員及文武員弁借採辦為名。刁難抑勒。擾累地方者。即著從嚴參辦。其民間呈控有案者。即為理直。毋得徇隱屬員。致妨民業。

諭軍機大臣等前調赴通州駐紮之察哈爾官兵。經僧格林沁。挑留一千名。其餘一千名。同屯駐南苑之察哈爾兵一千。撤回歸伍。著慶昀仍將此項撤回兵二千名。備齊軍械馬匹。駐紮張家口外。聽候調遣。

辛巳。

盛京將軍玉明。副都統承志。戶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倭仁。奉天府府尹景霖奏。前因唉咈咪哦四國夷船。雖經全數退出天津。而奉天各海口。仍不時嚴防。以期有備無虞。旋於八月二十九日。據牛莊防守尉毓昌。海城縣知縣張鼎鎬稟報。沒溝營河口。於是日申刻。見有異様桅船一隻。

駛入河口停泊各等情。稟報前來。奴才等當即嚴飭斗莊尉驍騎率官兵練勇。加意防範。仍令詳細查明。究係何項船隻。如係夷人。不得任其登岸。亦不准接濟食物。並善為開導去後。嗣於九月初一日。據斗莊尉驍稟報。查報沒溝營口岸礮臺迤西十里許。停泊艇船一隻。載有夷人三四十名。大礮四尊。並有買辦通事人龔萬春。李安山。二名。稱係上海縣衆記客人。雇得夷船五隻。往朝鮮貿易。因風不順。始入此口。意欲汲取淡水。即行出洋。復盤詢該船。究係何國夷人。該通事同稱。係西洋花旗。紅毛。呂宋。馬賴。五國夷人。聽其言語支離。且該夷不時上桅瞭望。難免非窺伺地

方虛實等情。飛報前來。奴才等當查營口地方。為奉天第一

扼要之區。雖經該尉縣帶領牛莊官兵練勇三千餘名。仍

恐兵力較單。不足以資捍衛。隨劄調就近之蓋州官兵一

百兵。揀派曾經出師之耆城守尉崇禧管帶。馳赴營口。相

機協防。並就近由遼陽密為挑備精兵一百名。聽候調遣。

設有夷船續行進口。奴才等已由省城撥挑備官兵。派員管

帶。一聞飛報。刻即馳往合力防堵。據牛莊尉縣稟稱。沒溝

營河口。停泊夷船。已於初一日巳刻。掛帆向西南駛去。奴才

等伏思該夷鬼蜮形蹤。情殊叵測。難保其不去而復返。仍

嚴飭沿海旗民地方官。督帶兵勇。不分晝夜。照舊嚴防。並

飛咨都省督撫一體戒備。

諭軍機大臣等。玉明等奏夷船駛入河口。旋即遣去。嚴加防範一摺。據稱奉天沒溝營河口。八月二十七日。有艇船停泊一隻。載有夷人多名。詢係往朝鮮貿易。阻風進口。業經玉明等飭令防守尉及知縣等。督帶兵勇防堵。不令該夷登岸。並調蓋州官兵。馳赴該處。相機協防。現在該處船隻。業已駛去。辦理尚屬妥協。惟該夷停泊時。既上桅瞭望。難保其不窺伺地方虛實。以後儻再有夷船進口。仍著玉明等派員善為開導。毋啟釁端。並嚴禁接濟食物。令其迅速駛回。一面仍添備官兵。並飭沿海地方員弁。實力嚴防。毋稍鬆懈。

壬午。烏魯木齊都統倭什琿布奏。准吐魯番領隊大臣伊阜蘇洛稱有俄羅斯男女十五名口。由巴里坤哈密貿易。行至吐魯番地方。隨帶騎馬二十九匹。烏槍十桿。皮包十二箇。言語不通。內有一人。畧知回語。隨用回語詢問。據稱來此貿易。所說亦不甚明白。當經派委員佐領圖明阿等。護送前來。旋據圖明阿來城面禀。該夷行至柴窩鋪驛為烏魯木齊九十里處所。不肯前進等語。即派員帶同回務通事。前往查詢。並賞給該夷羊隻等物。夷人等執意不願前往。復又再四開導。據稱情願由山路遊牧。自己回去等情。查該夷均屬安靜。不致滋事。所稱貿易。似是真情。應即飭

令回國。以免別生枝節。業已派員護送出境。

硃批。知道了。

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委員恰布齊賢等。將夷使阿爾特擬來夷字條約九款。繙清酌定。其中大意。與會議面定。均無格礙。惟第五條內。有中國公中貼補字樣。擬令改為華商貼補。該夷堅執不從。只得將公中二字刪去。亦不寫明華商。酌兩適中。該夷始肯聽從改易。隨即互換文憑。至讓碧屯等監修之夷圈。已為蓋房數間。該夷即豎立商棧。欣然貿易。俟該夷帶兵離卡。再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明誼奏。俄夷會議領貨貼補。互換文憑。照舊通商

一撥。塔爾巴哈台焚燒夷圈一案。經明誼等迭次開導。用茶箱

貼補。分年賠償。現已互換文憑。通商和好。辦理尚為妥協。所有

一切籌備貼補各事宜。並所定條約。即著照所議辦理。令該夷

即速帶兵離卡。以安民心。至伊犁委員哈布齊賢等熟悉夷性。

隨同辦理此案。已閱數年。尚屬著有微勞。著明誼咨會札拉芬

泰酌量保奏。候朕施恩。

大清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俄羅斯國辦事阿廖特。在塔爾

巴哈台城會商。從前中國民人燒燬俄羅斯國買賣圈子

一案。因念兩國和好有年。於完案時議定。以期往後兩國

和好。益為堅固。謹將公議定各條。開列於後。

一查從前議定十七條章程。內載凡有人命重案。即照恰克圖現辦章程辦理。此次燒燬買賣圈子人犯。中國已照、從前章程擬結、以符定制。

一俄羅斯國貨圈房屋。仍由俄羅斯國公項修理。今中國念兩國和好。亦由公項按照舊制。即時興修。俟明年六七月工竣時。由俄羅斯國匡蘇勒官驗收。出具收領。咨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備查。以敦和好。

一此次所焚失商貨物。中國共計折銀十三萬五千六百八十二兩。俄羅斯國共計折洋錢三十萬二千五百塊。兩國互相秉公議定。中國計抵武彝茶葉五十五百箱。每茶

一匣。數中國庫平五十五斤。連包計算。共數八十斤。俄囉斯國平。每茶一匣。數八十哈達克。連包計算。共數一百十哈達克。如此酌定。以憑將來見收。

一現今議定將中國茶據。由兩國公同驗封。轉交派出駐劄塔爾巴哈台之匡蘇勒官收存。以憑將來照據見收。

一中國付給茶葉。定限三年交完。中國於咸豐八年十月交付茶葉二千五百匣。九年十月。交付一千五百匣。十年十月。交付一千五百匣。中國於咸豐八年。即俄囉斯國一千八百六十年也。交完以了此局。

一交付茶葉數目。隨時交俄囉斯國匡蘇勒官收存。由匡

蘇勒官辦給收領執照。咨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以備稽查。

一此次公同議定。俄羅斯國。即暨匡蘇勒官旗幟。兩國各飭商人。仍照從前伊犂議定章程。兩下通商。俄羅斯國。即派匡蘇勒官。遣赴各該處照舊通商。以復和好。

一此次議定。從。兩國將前事一概不提。經年累月。益覺和好。我兩國友誼。庶期愈為堅固也。

一此次議定章程。互相換給執照。中國繕寫滿洲約條四張。鈐用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印信。俄羅斯國繕寫俄文約條四張。鈐用辦事阿廢特戳記。除中國塔爾巴哈台參

贊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厝特各存一分查辦外其餘二分咨行理藩院薩納特衙門備查

以上中國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俄囉斯國辦事阿厝特互相議定各條自用印記畫押收存

硃批覽

甲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奴才桂良花沙納於八月二十二日行抵蘇州明善段承實已於十八日先到因接奴才桂良花沙納函其在蘇暫候之函是以未遽往滬嗣於八月二

十五日。同時由蘇起程。二十八日。行抵上海。督臣何桂清。
與藩司王有齡。亦於二十九日三十日趕到。當即商同照
會咭夷。令其派人會議。旋接該夷照會。即用廣東之事。辯
論不休。另鈔恭呈
御覽。奴才桂良等。先經密囑按察使署上海道薛煥。將原議章程。向
該夷探試。看其動靜如何。迅速稟報。據該夷司面稱。夷情
詭譎。未可輕議條約。即將稅課全免。不過夷商感恩。欲其（此說。未見該夷。何以知其勢）
罷棄全約。勢必不行。且夷性多疑。我若持之過堅。恐致決（尚使薛煥具試之行能也）
裂。伏思該夷因奴才等到遲。早有煩言。及見
簡派欽差四人。恐我必有更張。特藉

諭旨內夷船擱入天津一節。照會前來。曉曉置辯。足其難與商量。已可概見。即第一要事。該臬司亦未必明言商確。雖經多方感動。能否消弭。尚無把握。惟事關重大。奴才等必須竭盡心力。責成該臬司等。設法辦理。以冀稍慰

聖懷。細閱該夷照會。所重不在利益。即以稅課啗之。未必能動。此時遽行宣露。恐該夷因貪利起見。佯為應允。再過一二年後。又執約中之事。向我要求。何以應命。抑或另生枝節。均不可以不慮。彼時再欲收回利權。更從何處措手。日昨承准軍機大臣密寄。咸豐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等因。欽此。恭讀之下。惶悚難名。奴才等奉

命商辦稅則。又蒙

皇上指示機宜。自應遵照辦理。無如體察夷情。參酌時勢。不敢顧此失彼。貽誤大局。再四斟酌。惟有因勢利導。補偏救弊。和衷商辦。總期無負

（硃批。爾等不肯貽誤一時之局。獨將來之局。豈不貽誤。將來所貽之誤。更甚於今。）

委任。俟辦有端倪。再行迅速馳報。（硃批。）督臣何桂清因江北軍務有須自行陳奏之處。是以未經列銜。合併聲明。

（何桂清既無一語。問何不會銜。本有會辦而已。）

（江北有何要事。是真無暇之事耶。託詞耳。）

硃批。即使照該督之意辦結。問該督能以首領保之。是該督真有把握。朕亦無不欣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桂良等奏會商辦理情形一摺。所稱夷情狡譎。未可輕蹤。條約允。免稅不過夷商感恩。欲其罷棄全約。勢必不

行等語。辦理錯謬。已於摺內批示矣。此次桂良等前往上海與該夷會議。原欲為一勞永逸之計。前經疊次諭令遵照、內定辦法。本月初七日。復嚴切寄諭。桂良等接奉歷次諭旨。自當激發天良。力圖補救。若仍毫無把握。不過希圖塞責。自問當得何罪。該夷條約。以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賠繳兵費始退還廣東省城四項。最為中國之害。桂良等能將此四項一概消弭。朕亦尚可曲從。若只挽回一二件。其餘不可行之事。仍然貽患無窮。斷難允准。何桂清受朕厚恩。亦當與桂良等籌議。計出萬全。豈可專聽屬吏之言。自貽罪戾。至該夷照會內稱。新安縣開啟揭入之事。前據黃宗漢奏。該縣因咪夷攻入縣城。旋為練

易擎逆。並非兵勇先行啟釁。更非官與為難。羅惇衍等三人。係特命辦理團練。彈壓土匪。自天津議和後。已諭該侍郎等約束練勇。勿令與夷人尋釁。僅該夷無故赴各鄉滋擾。致動百姓公忿。該紳等勢難禁止。嗣後但當各不相犯。方能永全和好。著將此意照會該夷。勿令藉口。

桂良等又奏。奴才等自出京後。各省文報無由得知。所有廣東夷務。現在辦理情形。實不能得其詳細。茲因咲夷嘖嘖咨照會前來。奴才等商之督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一面出示曉諭各口商民人等。知中外各國。永敦和好。一面飛咨兩廣督臣黃宗漢。一體示諭地方商民。俾知天津業經議

和。並囑其知會羅傳行等。暫且停兵。俟上海商定稅則後。
當可永息爭端。耆等屆期。再看該夷情形如何。另行知照
兩廣總督辦理。
硃批。知道了。
咦嗗唎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頃閱
欽差大臣花桂終得到滬。致本大臣懷悅矣。案查前於八月初一日。
發文兩件。諒必得受。迄今並未見覆。合以內題各節。請貴
大臣畧為解明。外以兩廣總督黃暨畢瑞三大員。會同名稱
欽差大臣。將本招募。幫辦夷務。仍示百姓。必捐銀餉招募。皆為黃

總督所相幫。近仍懸賞格。獻外國人首。甚致黃總督用印
出帖。有送已領事首級賞銀三萬兩。迨八月十五日。尚有
黃總督張示。內指天津雖定條約。本大臣未知內載何事。
夷兵土匪。均各照舊設防。
欽差三大臣。仍仗捐需招募。無不合理等語。該勇未知內外定和。
新安縣城事情為據。由香港派出小船。尚有免戰旗號。送
人散帖。示該地方民人知悉。兩國和定。該勇開礮傷人。只
得調兵攻城。其應遭災之事。照常速撤。遺棄無辜小民代
受毀城大半之害。似此舉動。大違天津議定和約之義。其
任獨在

貴國

皇上。及各大臣。合先備文。希貴大臣立將黃總督奉

命如何辦理。及羅華三大人前項行爲。是奉何權。是爲何意。以早解

明。俟貴大臣見際。不能照覆其詳之際。本大臣亦不便別

議事務也。爲此照會。須至照會者。

乙酉。兩江總督何桂清奏。竊臣欽奉

上諭一道。仰見我

皇上乾綱獨斷。務使該夷中心悅服之至意。憐佩之餘。自應欽遵

妥辦。爲一勞永逸之計。惟夷性詭譎。得步則思進步。似應

先清其源而杜其漸。方有把握。溯查從前在廣東一處通

商時。並無公使領事等官。居住內地。夷商往來貿遷。悉聽
命於廣東洋行十三家。該洋行等於浮收勒索之外。又多
虧欠商本。各夷商控訴無門。本有蠢蠢欲動之勢。迨我境
燬其鴉片烟土。各夷商即煽惑諸夷酋。稱兵犯順。故道
光二十二年。在江甯所定條約。以裁撤洋行。索賠商欠。及
鴉片烟價為請。其難發自夷商也。自五口通商以後。夷商
與華商。自行互相交易。已無洋行把持壟斷之弊。其應完
稅課。由夷商報明領事。轉報海關。稽查抽收。亦無冒收中
飽之弊。鴉片烟則公然販運。無從禁遏。夷商亦無閒言。所
以復行稱兵犯順者。係夷酋虛驕之氣。為不得進廣東省

城。與

欽差大臣會晤起見。故本年在天津所定條約。首以往來禮節為

請。而無一字提及海關冒收中飽。其欲更改稅則章程者。

因今昔物價不同也。其索賠商虧二百萬兩者。亦據聲明

粵城大憲辦理不善。致咦民受損等因。並非各口皆然也。

是現在之難。又發自夷酋。不涉夷商之事。與道光年間情

形不同。此臣所請必清其源之情形也。該夷雖具人性。而

究狃其常。恃其船堅礮利。結之以恩。轉以為畏之懾之以

威。即行決裂。若全免其進出口貨稅。利歸於夷商。所有廣

東商虧銀二百萬兩。或可不償。而與夷酋無涉。其兵費仍

在也。一經宣布

德意。竊慮吏肆狡詐。以為此係

大皇帝於天津條約之外。

特沛恩綸於夷商。而夷酋之所仰望者更奢。不獨所許各項。不能

全行罷議。且將並一二事而不能消弭。從此藉口要求。將

生枝節。至鴉片烟之弛禁與否。利害全在於我。於夷商夷

商皆無出入。臣前已詳陳之矣。儻該夷於得遂其欲之後。

即揚帆而去。誠為一勞永逸之計。而後之盤踞者。仍不止

五口。若不藉徵稅為稽查。則華夷不分。更無約束。滋生事

端。當不待崇朝。此臣所謂須杜其漸之情形也。臣雖馭夷

之法。從古以來。並無善策。當兵精餉足之時。撫控四夷。如

使左右手。一遇中土多故。即乘間而起。無不深受其害。今

各該夷尚假信義以通商。故臣欲示之以信。順其性而馴

之。使之就我範圍。雖日後之饒舌。（殊此。恐無把握。何敢作辦。）誠不能保其必無。而見

其稅課。即能俯首聽

命。亦不能決其必遵。況自用兵以來。八旗綠營官兵俸餉甲米等

項。發不以時。亦不足數。窮困已極。該夷布散漢奸。好行小

惠。為之採聽消息。即如

內定辦法。臣於晤見明善。段承實後。始知其詳。而夷商則已

早有所聞。此必有漢奸佯為我獻策。而陰為該夷通信者。

捐納京員。混跡京都。想亦不少。臣驚訝之餘。實深危懼。

硃批。歷次寄諭硃批。已剴切詳明。勿庸再諭。

丁亥。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該夷自入秋以來。雖因臣等到滬稍遲。嘖有煩言。尚未聞有狂悖情狀。及本月初一日。照會該夷。令其派人前來議事。詎該夷置之不理。即於是日送來照會。以廣東之事。曉曉置辯。臣等先以一面出示曉諭居民。一面咨明兩廣督臣黃宗漢。毋再出示。檄令紳士羅惇衍等暫且停兵。聽候上海消息。詎

該夷大不滿意。於初三日照覆前來。情詞傲慢。無禮已極。

另錄恭呈

御覽。臣等與藩臬兩司悉心商酌。誠難計出萬全。若不允所請。不但他事不能商辦。且恐立時決裂。况該夷見臣等四人同來。已有疑我背約之意。時時聲言北竄。萬一再至天津。大局詎堪設想。若允其所請。又與

國體攸關。亦不敢冒昧從事。不得已於無可想法之中。為權宜救急之法。當即備文照覆。免致生疑。告以沿途風聞兩廣總督辦理一切。未能妥協。早已具摺參奏等語。現在該夷是否靜候

諭旨。抑或先行商酌別事。俟其照覆前來。方能定局。但願不別生
枝節。俾臣等得以盡心。將第一要事。設法消弭。並於稅務
中。將賠償一款。言明按年攤扣歸還。以便令其交還廣東
省城。暫顧目前大局。其餘各事。只可從緩想法。此時若照
原定章程。無論該夷斷不肯全行罷議。而利權一歸外國。
日後夷商往來。均屬無可稽查。所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
其弊不可勝言。且不稅於夷而稅於商。更有許多窒礙。臣
等非敢固執偏見。若稍可遷就。斷無不遵照原定章程妥
辦之理。區區愚忱。諒可仰邀
聖明鑒察。

桂良等又奏。沿途探訪夷情。深知稅務有萬不可全允之處。現在行抵上海。諸事未經商議。該夷即以廣東之事。多方餂哄。若不允其請撤兩廣總督之任。與三紳士所奉之權。勢於即行決裂。臣等俟該夷照覆前來。如尚可以商量。再為相機辦理。寓稅既全免。而該夷仍不肯罷議。臣等惟有相機斟酌妥辦。保全大局。

桂良等又奏。兩廣督臣黃宗漢。於二月初開行抵江蘇。正值各國已到上海。不肯相機就近辦理。以致夷船駛赴天津。釀成事端。貽誤大局。又復意存觀望。到任遲延。實難辭咎。至廣東丁憂侍郎羅惇衍等。在籍辦理團練。現當議撫

之後。又在上海商定稅則。應否
飭令該侍郎等暫緩改删之處。均候
聖主鴻裁。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桂良等奏。夷務辦理棘手。非將黃宗漢撤
任。並撤羅惇衍等之權。必致決裂等語。桂良等未抵上海。即將
內定辦法。擅擬更改。已屬大負委任。業經嚴切批示。並迭次寄
諭。乃甫經到滬。一切尚未會議。即已別生枝節。若必盡遂該夷
之欲。則是中國黜陟之權。外夷得而操之。尚復何所底止。惟桂
良等既有另片叅奏黃宗漢之語。業經告知夷人。是以另發寄
諭。將黃宗漢所辦原委。及羅惇衍現已停兵之處示明。使夷人

聞之。知桂良等並非誑語。以安其心而示之信。至會議辦法。總
須恪遵九月十二日諭旨。將派員駐京。內江通商。及內地遊行。
賠償兵費始還廣東省城。四項全行消弭。方可曲從所請。若如
所奏。只將第一要事消弭。並於稅務中。將賠款按年攤還。令其
交還廣東省城。其餘各事。從緩想法。是仍然貽患無窮。斷不能
允。桂良等既已擅允於前。又不能挽回於後。將於前議之外。別
起波瀾。何桂清身受重恩。於特命會辦之件。輒執一己之見。苟
且了事。甚至有不忍言。不敢言等語。試思利害所在。有何不可
詳陳。而為此隱約之詞耶。如再不能悉心妥籌。將四項要件挽
回。朕亦別無他諭。桂良等自問當得何罪。

又

諭桂良等奏參黃宗漢辦理貽誤。並請飭侍郎羅惇衍等齊綏玖勤等語。兩廣總督黃宗漢於行抵惠州後。出示防備。彼時天津尚未定有和議。嗣後該督奏報並無與各國為難之事。在籍侍郎羅惇衍等原係奉旨督辦團練。以防土匪。至咦國兵丁赴各鄉村尋釁。以致鄉勇憤激。互相爭鬬。自天津議和之後。業已諭令該侍郎等約束團練。勿與該國尋釁。嗣據該侍郎等奏稱紳局練勇。除留防土匪外。其餘悉行裁減。是該處紳團亦不致再與該國為難。惟中國百姓應由官紳約束。各國兵丁亦應由各國官長彈壓。以免滋生事端。廣東民情強悍。該國亦必知之。若

彼此尋仇報復人數眾多恐非官紳所能禁遏至黃宗漢於議和之後如有不遵諭旨或應革職或應撤任朕心自有權衡不待桂良等參奏也

桂良等又奏正封摺間接據該夷送來照覆內稱

諭旨降到之日即行發交該夷領看等因臣等現已派出藩司王有齡臬司署上海道薛煥會同該夷所派夷官於本日未刻會議俟辦有頭緒即行迅速馳奏該夷向來早半日送來照會均書前期一日再據臬司薛煥稟稱咪國夷酋現由日本回至上海合併聲明

硃批覽

唊咭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來文。披讀之下。殊為駭異痛憤。查

本大臣於八月三十日來文內。將粵東官憲。尤當深重之

處言明。詎貴大臣獨出一議。止以前在天津。兩國大臣於

五月十六日商定條約後。奉五月二十四日

上諭。概准依議。欽此各緣由。迨今纔行許為曉諭。使民知悉。儻若

貴國彼時果懷真信。即先數月諭示布聞。願為遵行。況今自

不便更為耽延。但所納者。不過文件言詞。則本大臣將以

望和。抑或望兵。實屬無據。至黃總督暨督辦紳士舉動。或

由

貴國背分失陸。或由督憲等罔顧爭端。本國提督府。雖經俗、
知和好復定。而仍肯辦行。本大臣亦不屑察問。要在罔顧
始終之異。僅以
貴國將總督黃離任。并將紳士特來之權削去之說。可為
貴國誠存兩邦永敦和好之至意。不及此法之舍。則無庸議
也。為此照會。希貴大臣及早照覆。須至照覆者。
給咲唁唎照會。
為照覆事。接據貴大臣來文。詳細披閱。始知本大臣奉
命。與貴大臣在天津商定條約。實心和好之意。貴大臣尚未深信。
且以出示曉諭。不使吏為耽延。僅將總督黃離任。並削去

紳士之權。可為試存兩邦永敦和好之至意等因。准此。查
本大臣自出京以來。沿途訪聞兩廣督部堂曹。辦理一切。
未能妥善。業於途次具摺奏參。不久即可奉到
諭旨。離任當不遠矣。至該省紳士。辦理團練。原為防備土匪起見。
各省皆有。已於前次照會內言明。今貴大臣既因此懷疑。
應由本大臣奏請
大皇帝。撤去其權。以示和好之至意。相應照覆。希貴大臣查照。須
至照覆者。

咲咭唎照會

為照復事。頃接來文閱悉。因見貴大臣情願來白友睦之

意。致本大臣心懷欣悦。僕貴大臣應承。將黃總督離任。並

羅龍蘇三紳士特奉之權撤去。

諭旨兩道。降到之日。即行轉發本大臣接看。似此亟為照覆。准此

則據八月三十日

欽差各大臣來文。內開。派員商稅則。並各事宜。本大臣亦欲以派

委何冕。同商定議。備文指明也。為此照覆。須至照覆者。

桂良等又奏。臣何桂清節次奏請。夷稅未便寬免者。其中

有萬不忍言。亦萬不敢言之苦衷。臣桂良等到此以後。隱

訪情形。亦屬相同。蓋咉夷之雄長西洋。於其屬國。不究關

稅。已非一日。其志尚不全在利益。而在夜郎自大。故臣等

欲留此遵奉
天朝定制究納關稅之名。以崇
國體非敢惜此微末。致落下策也。
硃批。知道了。
己丑。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等奏。近日奴才等。督催海口礮臺。
工程已有六七分。現在仍趕緊工作。所需木料。由奴才慶祺
在津。設法籌辦。源源運解。不致誤工。並因海口土性寒鹼。
乾從裂縫。商派委員押帶剝船。在於浦口迤上。裝載沙性
土方攙和。以期堅固。惟是時令漸涼。工緊晝短。必須廣募

人大。日夜搶辦。方能迅速。奴才瑞麟。當此款項支絀之際。固
不敢不力求撙節。但海口地曠風寒。人烟稀少。鳩工匪易。
又未敢因大價稍昂。不變通辦理。以致有誤鉅工。奴才僧格
林沁等先後前往工次目覩。殊多棘手。惟有殫厥微忱。酌
量情形。實心經理。現在礮臺。漸有模範。自宜即籌礮位。應
請
飭下會議軍器王大臣。由京局撥解一萬二千斤大銅礮三尊。運
赴海口。通局鑄就萬斤大銅礮十尊。已經運到六尊。安設
便港各營盤。其餘四尊。業已催調。一俟來營。立即一併運
往。人另鑄五六千斤重礮位。擬即隨時運解以備安設。其

前次由都運到京局鑄造一萬二千斤礮二尊。內有一尊。經奴才等演試。因藥力過足。礮子稍驗。出有裂紋情形。隨飭運回通局。另行改鑄。至礮臺需用牛皮。尚不敷用。奴才僧格林沁。咨令署察哈爾都統慶昀。續購一千張。已如數解營。並經奴才慶祺在津。督飭續行購買應用。

辛卯。庫倫辦事大臣德勒克多爾濟等奏。茲據固畢爾那托爾文稱。咨送照料學生之丕業羅幅斯啟文書一包。求為轉致。並請給與覆文。遣員送交丕業羅幅斯啟。公文封咨詢大部查覈。仍照天津所立和約辦理等語。查該夷屢次提及天津所立和約。以圖差人來京。應否准駁。前已奏

明。尚未接奉

諭旨。令該首咨行丕尭公文。已交理藩院矣。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德勒克多爾濟等奏。俄羅斯遣使呈請補送照料學生來京之使臣公文一節。按照舊章咨駁各情。已諭該大臣等。如伊使臣堅欲前來。告以唯令由驛來京。赴館投遞矣。茲復據該大臣等奏。俄羅斯仍遣使來京一節。照天津新章辦理等語。自係尚未接奉前次諭旨。現在原議大臣。赴上海會同各國。商辦天津條約內未盡事宜。所有新章。尚未頒發。著德勒克多爾濟仍遵前旨。知照俄國使臣。如肯回國。固屬妥善。儻必欲來京。亦無庸阻止。但當告以一切看待。仍照護送學生來京

使臣辦理可也。

癸巳。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御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所謂一勞永逸者。原以免稅之後。夷人即將一切干求。盡歸罷議。仍照舊於五口通商。故能有益大局也。今若免稅。而該夷仍執定見。不肯輕棄條約。我亦何必免其納稅乎。至於夷人交納稅課。錙銖洞悉。全不容我浮收。非十三行未撤之時可比。內地稅官。亦無從而沾潤。皆有報部冊籍。及夷人收數可查。是原定章程。行之於道光年間。未撤洋行以前。誠可

以一勞永逸。而行之於今日。究與時勢不甚相合也。目下
該夷心懷詭譎。早慮臣等此來有更動條約之舉。多方鬨
嚇。使我不得啟齒。前接廣東饒舌。尚不過小試其端。然已
幾於決裂。若遽宣露免稅一節。設該夷視為
大皇帝格外之恩。感而受之。而於條約仍不罷議。已非計之得也。
或僅能消弭一二事。即以每年數百萬鉅款。輕於一擲。縱
帑金不足甚惜。而其中可慮之處。實難枚舉。臣等請畧陳
其梗概。夷人不納貢而納稅。今日之稅。譬如告朔之餼羊。
使各夷之尊重
天朝而不敢逞志。一旦裁之。恐長夷人驕傲之氣。其可慮者一。

夷船入吴淞口。因納稅課之故。必須報明來船若干。每船載貨若干。每船客商水手若干。係何名姓。是夷人之來中國者。皆可稽察。今若免其稅課。將來夷人既入內地。無從考覈。其可慮者二。夷人與中國搆怨。非爲買賣之事。凡所納稅。皆出之於夷商。與夷酋無干。一旦全行寬免。夷商雖尚知恩。夷酋未必感激。日久月長。甚至忘其爲應納之欵。而或不免有意外之慮。其可慮者三。夷稅爲數甚鉅。不稅於夷。必稅於商。商人狡獪百出。是夷人不必納稅。或至從中影射夾帶。設法偷漏。在所難免。且我雖稅於商。而諭夷總以稅從貨出。必致饒舌。儻商人得持其柄。暗中加價勒

索。竟倍於所納之稅。使夷人從而生心。互相爭競。釀成巨禍。其可慮者四。該夷盤踞內地。為日已久。根深蒂固。一旦免其稅課。則兩不相涉。夷人仍不能舍此而他適。是名為利之。實同棄之。彼不樂從。必將以恩為怨。其可慮者五。夷人每年得稅銀四千餘萬。今我免者雖數百萬。未必能動其心。而適足以益其富。是富國強兵之權。轉授之夷。其可慮者六。夷人於他事。每多狡獪。獨於納稅。尚屬公平辦理得訣。竟可不致撓法。今若並此無之。則以後無所依傍。致或肆行無忌。竟至不可收拾。其可慮者七。夷人居心險詐。或貪免稅之利。聽我商量。佯為應允。俟免稅一二年後。又

執前說。挾制要求。我更無以飽其谿壑之欲。其可慮者八。夷人止索我廣東賠償。更恐日後別有所求。若將全稅寬免。而彼又索賠項。則款無可抵。其可慮者九。既免夷稅之後。而中國人收烟稅。恐夷人謂我因有烟稅之利。而始免其納稅。轉致得所藉口。其可慮者十。凡此皆意計所及之處。而所不能慮及者。尚未可以勝言。若明知其事有窒礙而姑為遷就。以順承

意旨。祇求一身之免戾。不顧全局之安危。臣等具有天良。何敢出此。此時稅課。悉皆照舊。雖小有變通之處。仍屬兩不吃虧。大約數日可定。惟察該夷情形。儻一商及條約。即恐其易

於決裂所以連日會議未敢輕舉有此光景即欲消弭一二事亦甚未可輕言臣等均因第一要事關繫過大無論如何為難總須設法處置至於廣東之事亦當妥為料理以免轇轕不清其餘各事但能有計可設斷無不竭力挽回惟事處為難不能不斟酌妥善誠恐稍涉大意致負

委任日來藩司王有齡與臬司薛煥督同候補知府吳煦向該夷反覆辯論業已舌敝脣焦稅課頗可商量他事尚無把握容俟辦有頭緒再行縷晰詳陳

硃批覽

甲午伊犁將軍扎拉芬泰奏夷商請於伊塔兩處貿易添

設夷兵五十名。藉資保護。經該委員等稟知明諭。當以有非成約。婉言拒之。嗣因該酋再三力懇。隨以不敢擅專俟奏明後辦理答之。第念該夷。自塔城遭金夫之變。時有戒心。故思以此為自衛計。如謂另藏叵測。然五十人者。亦何能為。所請夷圈設衛。其情諒屬無他。至額設之外。不准稍逾其數。以定限制。如該夷再堅以此為請。似不妨相機應允。以示大方。其中實有窒礙。亦斷難遷就。統俟臨時熟商。再行辦理。

硃批。知道了。

扎拉芬泰又奏。現在伊塔二城。既仍照舊通商。兩處夷圈。

皆有匡蘇勒官居住○隨處可以交給○即隨處可以抹罰嗣
後應交支茶斤○應請無庸預定何處○每年入夏以後○由伊
塔二城○將茶箱市價若干○互相咨會○務於九月中旬以前○
咨商定局○擇何城商販○在何城如數購備茶箱○交給夷國
匡蘇勒官○取領具文存案○擬俟該酋阿厘特抵伊後○仍令
會議各員○與之熟商○再行定議○

硃批○覽○

庚子○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明誼奏○催令委員哈布齊賢
等○將存貨傳商領售○一面將本城征稅銀兩○發商易茶○俟
伊犁阿克蘇兩處○將已征稅銀解到○按照原約日期付給○

詎該夷首向委員等聲稱。若能將本年許給貼補之茶二千五百箱。如數付清。伊即可交帶兵隊之夷官運解回國。伊即便赴伊江。和好通商。如現付無多。伊只可先赴伊江。俟十月內再未收領。當令傳商計議。該商等情願先墊茶三百餘箱。湊茶二千箱。先行付給。委員等向該夷首通知。伊極樂從。當將茶箱交清。其本年所欠之茶五百箱。該首留夷官一員。代辦匡蘇勒事務。留從人二十五名。等候收領。該夷定於十三月起程。於初十日約該首來署筵宴。夷首屆期。仍出已克圖卞倫小住四日。將其帶來之兵隊四百餘名。全行撤回。該國後派委營長薩炳阿等。送至卞倫。

仍按日供應廩餼。伊深抱不安。極口稱謝。於十七日。只帶從人二十五名。由卡外沿邊。徑赴伊犁博勒塔拉邊卡去訖。所有剳令革員建蓋夷圈。其大座房間。須俟該國調到夷匠。於明年春融建蓋。不致誤期。

硃批。所辦甚屬妥協。知道了。

辛丑。

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兩江總督何桂清。武備院卿明善。五品卿銜刑部員外郎段承實奏。自初六日派委藩司王有齡。臬司薛煥。督同知府吳煦。與該夷詳定稅則。連議三日。所有稅務章程。業已粗有頭緒。該

司等於談論之際。即用言語旁敲側擊。將駐京等事。隱約其詞。仍向該夷商探。惟哼嗪咽不至從中挑剔。其阿斯潑喊咹嗎呢夷。語多傲慢。經該司等正言折服。輙云條約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條約既定之說。萬不能動。堅持定見。矢口不移。臣等與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於初十日。往洋涇議。會咪酋嘲嘯喻。該酋率領各夷官迎接。禮貌尚恭。即在夷樓會晤。十二日。嘲嘯喻帶同文武夷官十五人。前來答拜。臣等仍與臣何桂清及藩臬兩司公同接見。彼此往來。均未道及公事。因於十六日。備文照會嘲嘯喻。告以駐京一節。諸多未便。礙難照行。當時在天津匆匆議定。不及細

述頗和。此時商辦稅則。正好將此等不便之處。詳細商量。以期永敦和好。將來辦理各國事務。改由上海商辦。該夷目前有求訴
欽差周歷各口之請。是以告知。咸由
欽派之大員。有事隨時代為陳請。往返甚速。較之由京發出。查辦更為便捷。即明年亟擬條約。亦可以無庸遠涉等語。照會去後。業已三日。尚未回覆。當照會之次日。時喀嘓來至道署。商論別事。臬司薛煥。向其探詢。據云。伊國條約已經奏明君主。恐難挽回。薛煥當即聲言
天朝待爾等甚厚。事事俯如所請。可謂仁至義盡。若此等些須

之事。均不能通融商量。恐不免從此閉關絕好。亦不收爾等稅課。不如及早回頭。免貽後悔。哮嗏啁聞之。允以回去必向公使再三開導。現在能否商量。尚難預料。曾經密令藩臬兩司於會商時。先將

內定章程。作為己意。再向該夷透露。看其動靜如何。據該司等回稟。屢次微示其意。該夷曾有即使寬免稅課。條約亦不能罷棄之語。若必遽就辦理。仍恐利權一去。日後不能收回。此連日辦理之大概情形也。伏思夷性犬羊。此番由廣東起釁。積端滋事。猖狂已極。此時海內無論官紳士民。談及夷人。莫不切齒痛恨。然皆係局外議論。僅欲因勢利

導。徹而用之。又皆束手。此辦理之所以難也。臣等奉
命前來上海。示以
皇上格外恩施。令其罷棄一切。仍於五口通商。該夷稍有人心。即
當知感知愧。乃敢逞其私智。以為稅課無關輕重。條約萬
不可違。窮兇極惡。罪在不赦。臣等前接僧格林沁咨文。知
天津準備。一時未能停妥。該夷先我照會。即將駐京一
層。於善後章程內註明。可以無庸前往。臣等尚擬奏懇
聖恩。暫且免加誅戮。若仍怙惡不悛。臣等亦不必怒形於色再行（不知有何良策）
想法。請
旨遵辦。至於內江一款。條約內載明。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

其餘倭地方平靖。再由

欽差大臣會議。自漢口溯流至海。仍不得逾三口。目下長江軍務

未清。設該夷定欲前往鎮江或至漢口先立馬頭。臣等自

必詳（硃批。）加開導。（恐亦未肯[illegible]。[illegible]時和。）止其暫緩前去。儻駐京一層。該夷允我消弭。

即肯在上海商辦一切事宜。惟願於鎮江漢口兩處先立

馬頭。是否可以允許。暫為緩兵之計。臣等（硃批。此為作難。以冀我等允許。是有）未敢輕議。現在

事機（事中之省事也。有斷意。[illegible]不能。）處處迫若能將駐京之事。及早說明。則廣東之事。亦當

可迎刃而解。將恐此機一失。再欲照此挽回。更恐無從措

手。

硃批。覽奏已悉。

壬寅。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慶祺奏。伏查原奏。請將提督改駐大沽。並將天津鎮調駐古北口。互相移調。係為海防緊要。移緩就急起見。欽奉前因。奴才等細加商酌。查提督原駐古北口。誠如

聖諭。從前安設提鎮。自有深意。未可遽更舊制。而海口水師新復整理匪易。必須大員總統。方期緩急可用。查實任天津鎮總兵安勇。尚在軍營。現署天津鎮總兵湯蘇。係由副將署理鎮篆。職分較輕。又復履任未久。奴才等再思籌思。議請每年二月。提督改駐大沽。統帶水師籌辦海防。至十月。仍回

古北口本任。所有海口水師。責令天津鎮督飭訓練。仍俟

一二年後。海疆靜謐。察看情形。遵

旨歸天津鎮統轄。請加提督銜。准其專摺奏事。提督即無庸改駐

大沽。其實任天津鎮。僅一時未能到任。奴才等即於署事人

員內。留心察看。果能才猷出眾。堪任總統之寄。隨時奏請

破格

恩施。以期海疆得人。似此量為變通。於因時制宜之中。不失從前

立法之意。又原奏長蘆鹽引復價及巡費歸公一節。查長

蘆引鹽。曾於道光二十二年奏明。每斤加價京錢四文。復

經裁減。現辦海防善後。需費浩繁。應請查照二十二年舊

章。無分京外。一律復價。查引鹽一包。除去滷耗俸斤。淨鹽不過五百餘斤。請按五百斤覈算。每斤復價京錢四文。每引應交京錢貳千文。按各州縣銀價酌中定擬。令每引交庫平實銀四錢三分。所有復價。以奉文之日為始。仍自咸豐九年正月起。無論請領何年引目。並代銷滯引。以及捆運官商民販。領引一道。先交實銀一錢。其餘三錢三分。分作三限完交。以三箇月為一限。每限交實銀一錢一分。逾限不完。照例恭追。京城實銷引目。銀錢價值懸殊。請將加價錢文。儘數以京城滿錢市票解交。並令通綱。每引另加銀一分。津貼京引。隨同領引時先交之實銀一錢。一併

交納均令免交傾化火耗及解費等項以恤商力至天津
公共口岸並永平府屬七州縣因逼近邊灘內有刮土私
煎外有口鹽攙入私銷出洋最稱難辦之區歷經奏准免
其加價此次自應循照辦理惟緝私巡費歸官之後即當
設卡撥兵現值水師新復勢難兼顧議令仍歸商辦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慶祺奏遵議提督改駐海口並酌擬加
價抽釐等章程開單呈覽一摺直隸提督駐紮處所未容遽易
更張而海口復設水師亟資整理據僧格林沁等請令該提督
於每年二月改駐大沽至十月仍回古北口自可與營務海防
兩有裨益惟現在時令已交十月而海口善後事宜尚未告蕆

該提督自不能遠離津郡。若俟督辦礮臺等工完竣。再行奏請。來年即照所定章程。按期來往。俾資兼顧。至所議鹽斤加價及設局抽釐各事宜。均著照擬辦理。其添設將弁等事。仍著勘議明確。隨時具奏。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三十一